

卷之二

苕溪集卷第二十

啓

謝人薦自代啓

分安闡葺之中老將何用名在薦論之城初不自期  
拜貺若驚循躬知愧竊謂以先達而汲引後進既舉  
世之所罕聞以盛德而退託不能又群情之所大駭  
考之於古殆見其難孰不願於求知體莫隆於舉代  
惟九官受命而必遜蓋百僚以德而相師秦漢以來  
典刑僅在鄒丹見推於郡守獨薦鄉人而行盧毓親  
奉於詔音必如卿者乃可馬摠賴韓子以增光於後

鍾皓進陳寔而見稱於時狂若嵇康何乃著書而求  
絕辨如蔡澤抑難騁說以自媒要須得人乃稱茲寵  
如某者少而不競長乃甚愚在己所安則自信而不  
疑於世共慕則却走而弗顧貧屢遭於鬼笑命獨與  
於仇謀及此衰頽始從祿仕權竒倣儻已摧耗于百  
憂勃宰嬖姍尚經營于一飽夫何末路忽玷誤知茲  
蓋伏遇某官識足以照事物之幾學足以窮古今之  
蘊以筆舌為人才之羽翼以胃腹為吾道之涓涇謀  
猷皆契於 聖衷用舍不違於公議故憐孤蹇特為  
吹噓遂令枯朽不華之姿復有激昂思奮之意念祁

奚之舉類維曰必行異公叔之同升則愚豈敢庶殫  
尺寸少報生成

寄湖州太守葛司成啓

摠衣曩歲嘗從館下之招竊託治封又幸里門之迹  
尺牘不通於記室刺字未勤於閣人愧動心顏神馳  
旌榮伏惟鈐齋虛暇神物掖持坐迎有永之年膺受  
鼎來之福恭以某官學貫百家之奧才絕千人之英  
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蜚聲華旦濶步要津  
蒙上聖非常之知在漢廷諸公之右衆皆側目巨堪  
爰盜之居中帝獨虛懷更試蕭公之為政出奉蕃宣

之寄蓋摠蘊藉之奇老吏畏其神明雅俗安其豈弟  
然而詞頒中禁有懷仲舒之古風議下廣廷欲問崔  
琳之今事寧久煩於剖行行復慶於賜環某念遠掃  
門無階望履擬蜀郡中和之作獨恨於非才聞南陽  
父母之歌實勤於鄉德歲序云晚霜威益嚴願降善  
衛之經式副具瞻之禱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啓

棲遲下吏拙宜宜然叨竊薦書望不及此省躬無取  
拜貺自疑伏念某志以道窮才與命稱侵尋且老逼  
孔融過二之年貧悴無營有伯龍十一之謂承乏數

學之域委心吏隱之間博士不治昔者尚嗤於弟子  
廣文獨冷于今益愧於諸公願俛默以何求獨嬖姍  
而就食夫何汲引乃逮妄庸此蓋伏遇某官材絕一  
時智周萬務執謙光而自牧有盛德而不居羽翼滯  
淹主張氣類祐甫公舉未嘗以親舊為嫌郭丹義風  
碩獨薦鄉里之士某敢不激昂思奮砥礪弗渝雖未  
圖報德之階要不辱受知之地

謝翟內翰薦舉啓

頃以孤生獲從下吏於左右之半辭之助居職業無  
一日之長獨鄉者慕用之誠蓋不圖見碩之重薦論

誤及跼蹐靡容惟士之適時猶女之從聘一遇知己  
殆將終身雖云待禮以有行常恐失身而晚悔豈聘  
者實重其選抑從者亦擇所歸古道悠哉斯言已矣  
伏念某學陋而聞寡志大而術疎及此衰年始縻寸  
祿間閔自笑慷慨受知在古人以為甚難而晚進豈  
宜得此蓋伏遇某官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國論以為  
指南吾道之所寄命攬收氣類振挽滯淹何其流落  
之餘乃得依歸之地正使自擇寧復有加某敢不並  
勵宿心仰酬謬眷仕終如此或未慙君子之歸巧固  
有之不敢貽門下之辱

謝館職啓

給札鑿坡初乏治安之策濫中天祿蔚為遲暮之榮  
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彛  
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祕錄開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  
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  
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堙事增華于今為盛  
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  
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嘯諾使其胸次揚擢吞太  
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  
皆木作成而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

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人之器術業荒于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侵尋且老不圖未至獲並俊游訪簡編於煨燼之餘繼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饕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穀獻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寔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顛迺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奪在品題某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校雖曰世官補三篋之散亡終慙前哲異稍殫於歲月用仰報於

生成迺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啓

閣連中禁藏列聖之寶章職逮外官蓋本朝之祕選不圖枯槁忽被光華開命自疑循躬知懼伏念某以鋤耨固陋之質躡臺省清近之班寵既厚而不辭量已踰而莫覺粵從廢黜自卜隱淪更時貼危身獨安於丘壑在已進退義敢怠於君親而况閱歲者三拜恩已再復造名于內閣俾增重於外臺有何勞能得此殊異茲蓋伏遇某官恢垂絕僅存之直道建久安不拔之宏規力何啻於回天心但知於許國若就

深於滄海雖不擇流願快意於屠門豈必得肉仰愧  
生成之施孰為稱塞之階苟未死亡尚收寸尺

提點浙東刑獄謝啓

卧疾漳濱久忘歲月拜恩粵部遽見吏民荷宸扆之  
矜憐識廟堂之記錄事非意出愧與懼并伏念某智  
昧知時學不適用頃叨誤寵躡綴近班曾効職之不  
能乃蠹書而何益一罹罪籍四易歲星慣徙樵牧之  
游不作軒裳之夢孰云枯槁更被光華念一道之平  
反繫幾人之休戚矧復圖回荒政消弭姦萌力固病  
於不任責未見其可塞茲蓋伏遇某官德全忠厚明

燭幽遐哀庶獄之無辜憫一夫之失所故茲遇陋亦  
與使令某敢不益廣所聞自鞭其情勉副責成之意  
則為報德之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責授宮祠謝啓

久矣論思之謬疇有煩言恭然衰病之餘自貽伊戚  
仰承威命殆是寬恩伏念某智識昏庸伎能么麼曩  
膺誤眷辱在近班願時論無所短長於世故都不通  
曉粗知慕大君子之義欲自託不肖者之身罪斥七  
年尚煩記錄召還暮歲寢冒寵榮豈志願之敢期抑  
夢寐所不及屬者明詔有位旁搜異能而乃昧唯善

舉類之方失事君以人之道揆其重負合置嚴科止  
削籍於甘泉仍奉祠於真館茲蓋伏遇某官懋格天  
之鴻業挺許國之精忠善不近名清而容物刑茲無  
赦率循作罰之公罪疑惟輕上廣好生之德重惟玘  
賤久玷陶鎔特屈刑章俾從薄責念孔戔之宜去初  
不悟于引年歎韓子之慙歸終莫伸於報德捫心自  
訟沒齒何去

再任宮祠謝啓

受恩已過拜命知慙不圖有盡之年再竊無功之祿  
深惟疵賤久玷甄陶智寔昧于行藏學靡通于蘊奧

貧寵冒沒不思歌器之格言授老窮空却恨儒冠之  
左計謂鬢絲之堪織指泌水以樂飢迹其自謀率皆  
類此一昨去國三歲奉祠敢懷平進以求伸但恐終  
更而絕食枕辭上達私願弗違既許便安仍沾俸稍  
茲蓋伏遇某官行已盡聖賢之道與人存忠厚之規  
獨運平衡曲成舊物某敢不求全晚節加勵宿心雖  
云報德以無階亦欲沒身而靡悔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啓

渙恩驟至成命莫回拜賜逡巡省躬怵惕伏念某曩  
膺識拔出自寒微初無寸長服在近列惟踐更之既



久曾効見之靡聞病且弗支老當以告不圖得謝乃  
更增華方寓直於書林遽蠟升於從橐前摩昏青誦  
綸告之溫慈扶掖拘攣服腰錄之煥麗里閭贊喜親  
舊改容頽惟何人有此僥倖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海  
嶽誠實幽明有周公勤王家之忠邁伊尹格皇天之  
德功高不伐位重益謙謂材能皆可陶鎔雖玳賤亦  
歸覆育重惟無似特受深知始終保全委曲成就叨  
諭已甚懼弱植之弗勝報稱謂何獨此心之不昧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羊酒  
粟帛謝啓

藩侯下賁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光華之錫  
夫何殊異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壯  
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楚丘遂多忘事既乞身而知  
止固絕望於饗榮屬長樂之禮成偕高年而澤被至  
於越匪頌之常式優侍從之舊臣小已自慙幾人得  
此茲蓋伏遇某官仁深覆育道格邇遐問畝立之年  
謬承稱美憫伏生之老姑使授書豈徒加寵於一夫  
殆欲垂芳於千載捫心懷感投足知歸

茗溪集卷第二十

茗溪集卷第二十一

啓

答張狀元啓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恭惟  
歡慶某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乎六經卓行  
師乎百氏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竭精厲志  
之秋豈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三道之要竊窺大對  
共歎精志意深切而有加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  
聞之論興聖心見曉之嗟名蓋出於預期士固知其  
不敵念莫遑於修慶乃過辱於騰牋內揆庸虛仰慙

謙厚識吊古精思之作不敢謂能得為國遠慮之人  
茲為可賀眷言欣頌罔既敷陳

荅特奏名狀元啓

伏審顯奉臚傳超登舉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恭惟  
某官賦傑異之材蘊深醇之學文辭少作已擢秀于  
士林問譽老成久推先於州里當英主枕戈嘗膽之  
日正賢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至言頗契大問向來  
伏櫪寧忘千里之思此日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  
知於親擢行濶步於要途念修慶之莫違辱騰牋之  
誤及眷言未契實倍歡悰

上時相問候啓

屈伸在道忍懷韓子之九遷志願有年莫遂荊州之  
一識立跋、而欲進神忽、而若馳念介紹之不先  
懼聽聞之或駭敢以堙微之迹仰通咫尺之書揣分  
自疑鄉風增慕伏惟信順之至天人所私導迎六氣  
之和膺受百祥之集恭以某官博大純懿疏通敏明  
才足以絕千人之英力足以任一世之重忠貫金石  
信通神明許國以來視身何有幹斗樞而獨運扶天  
步于方艱德在人心事書野史方且執謙自牧避寵  
弗居魏絳懷多功之嫌豈唯辭賞晏子守五欲之戒

亦以矯時出分數路之優灼見累年之効吾國既固  
我公盍歸迨茲入覲之初始副具瞻之舊九鼎大呂  
益增氣象之安烈日嚴霜自覺威明之遠惟帝所屬  
捨公疇依某未學空踈餘生么麼粵從廢黜自卜隱  
淪叨宸宸之矜憐賴朝廷之拔拭俾使一道待次期  
年尚期受約束於相門故欲列姓名於託室悃悃所  
寓筆舌難周殘暑未衰清秋在候冀仰符於倚注宜  
加衛於寢興

賀樞密使啓

伏審拜恩中禁正位元樞夷夏聳聞兵民溢喜竊謂

地文天武所以妙生成之功右義左仁所以嚴威德  
之柄禮隆建使位等上公在周有師尚父之尊於漢  
寔大司馬之任茲乃安危之寄是為心膂之臣恭惟  
某官學通天人識洞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  
而經遠圖齊死生去就於胸中置富貴功名於物外  
頃延登于揆路已屢罄于嘉猷汲直居中理應見嫉  
蕭公久外帝曰過歸摠臨宥宥之司盍復

祖宗之旧念天下之勢本若置器顧今日之事僅如  
奕棋在茲一着之間遽有千鈞之重得人無競舍公  
其誰其猥以孤生嘗叨謬眷聞絲綸之亟下覺神觀

之頓還欣忭之私名言罔既

賀韓林承旨啓

伏審祇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之臣親承密命豈特右又之事寔叅戡難之謀而况寓直北門對揚浴殿自開元之際浸隆奔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之以有為好深湛之思欲其自得夙規邁往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于昔聞知典刑之尚在召從孤外俾侍燕間袖石室之書既終信

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謬去天子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為大用之階即副具瞻之望某年踰無幾仕乃為貧自知偶世之闊疎獨恨登門之晚晚及茲贊喜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

賀樞密再入啓

伏審寵拜殊恩還登近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聖主所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宅師抑明公以之自任絲綸甫下遠途均惟恭惟某官篤厚深閑疏通博敏鉤貫百家之邃沉涵六籍之醇目結上知偏儀要路筆墨

哇逗爾雅无愧於西京師友淵源潤色似從於東里  
有言必盡遇事不辭亟叅帷幄之籌協贊樞機之任  
出分憂顧曾未幾時汲黯太朝初无譽毀晉公當国  
實係重輕奉温詔以過歸罄嘉猷而入告條先帝之  
故事大王室之中興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棲遲未  
洛零落寸心聞成命之載頒慶真賢之復用掃門雖  
遠賀厦知歸

答交代謝少卿啟任浙東提刑司

官游相踵愧揚靴之在前王事有期顧及瓜而當代  
靜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日依之幸

恭惟某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強識博聞之以華国  
自結聖神之眷荐躋清近之班智略轉於上前風采  
聞於天下持橐簪筆謂當入侍於清光攬轡登車姑  
欲少償於素志豈容暖席即慶賜環某猥以庸才誤  
當使指閱時既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  
容之賜想旌麾之已戒望履舄以非遙雖乏告新庶  
幾道故其為欣抃曷既叙陳

賀湖州太守啟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聯為近甸  
股肱之鎮先聲所暨輿論交歸恭惟某官國器宏深

天才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用實  
自於召還眷悉後于親擢備獻納論思之益罄朝夕  
夙夜之勤惟時吳興實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繁  
委長孺於淮陽徒得君重試蕭公於馮翊用考治功  
少須報政之期旋聽賜環之命寵榮未艾簡注方隆  
某銓伏窮閭伶俜暮景雖鄉風之有日曾望履以無  
階陪外廷未議之時願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上竊  
仰高深聞綸綍之載頒想旌麾之既戒尚綴吏民之  
列往修桑梓之恭欣抃之私敷言罔既

代荅明州太守啓

伏審政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躡於近班益恢宏於  
遠業恭惟某官智術輻輳論辯風生胸中負韜略之  
奇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寔簡上心駕折轅以  
告行執半符而入覲九里之潤幸見及於鄰封一年  
之留恨莫從於民借方圖脩問遽辱貽書感愧交深  
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啓

伏審祗膺明命出貳便藩理檄戒途蠲辰視印伏惟  
某官器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於心成事業由於  
世濟休有聞譽見于踐更謂宜揖遜於本朝尚爾馳

驅於別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父子繼治大馮小馮  
君以兄弟相循並載民謠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  
武未逾三載之星霜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  
是似某江湖令族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  
至洪忍百察之底拙亦宜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啓

伏審宥拜睿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交歸恭惟  
某官才了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蘇武吾師  
字法超今要使羲之北面既更器使益試乃言幹南  
國之奇羸佐中都之調度雖云舊物實簡上心佇宥  
渥之便藩踐禁途之清切自惟孤拙尚竊藩符念方  
借於餘光顧難勝於賀悃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賀冬啓

陽往而復物屈當伸屏陰類以潛消宜善人之有慶  
恭惟某官氣涵川嶽道際幽明坐迎有永之年陰受  
鼎來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溫詔詠四牡之還歸舉酒  
壽公莫與掃門之列援毫伸頌益增鄉德之勤

賀正啓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始以  
書春矧社稷之元勳宜神人之交相恭惟某官忠貫



白道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兼安危之注意功藏  
盟府澤在人心周公之征徂東已見于歸之復吉甫  
之來自鎬式觀受祉之多俯履嘉辰茂膺純嘏某屬  
拘職守阻奉壽觴莫伸賀履之誠徒切搖旌之念

苕溪集卷第二十一

苕溪集卷第二十二

縱雲臺記

德興蓋吳興支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南朝  
以來曰沈氏者世有顯人或以文雄一時士雖少必  
秀於其類民貧而安力於耕桑種藝漁樵之業闕訟  
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此者樂為縣治枕  
山、歸然特高為百里之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  
根據搢紳者不道舊有臺下直令舍相距僅百尺規  
制甚美松竹清閑之音桃李妖冶之容與他名木秀

藹分列左右天欲雨雲氣習習生於步武襟袂之間  
今大夫沈次仲與二客燕其上客詠韓吏部釋嶠孤  
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之臨  
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訴牒群吏立兩  
廡屏息側睨次仲獨即民聽其事究所以然反復問  
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乃止律身嚴無毫髮  
私亦不受私吏退與僚佐休于臺上危坐劇談或隨  
時觴豆舉酒相樂抑嘗語人仕吾非敢愛也有不得  
志則棄去如傳舍人以其志篤而事勤謂若拘窘而  
中實縱適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於主人之心者豈

以雲之逸為可羨固將似之耶余邑寓而山棲者也  
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與於太虛寥廓之  
中千態萬狀不自知其狀其于出處亦何心哉余觀  
雲于此山四年矣余年有尽而雲之朝出暮返變化  
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而已以其尤心故能  
久也雖狀次仲方仕余方隱迹若不同而後容于事  
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  
內觀欲忘其心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  
余既告焉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二客歸  
安沈文伯名長卿福唐陳仲久名祖安名臺者文伯

題其榜者仲久皆奇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郡人  
劉某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二里為溪流之匯溪自天目  
餘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趨于郡城  
是為茗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內階而升者凡  
二百級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級三之一  
却而望之則蒼顏秀壁阴拱列侍若趨若伏若恒曳  
策驅可攬而有舟檣往來水鳥浮沒悉出眺聽之下  
而委棄干榛藪第草之不知其几年矣熙寧中天

台僧曰了因者始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收棄骸于道  
加葦衣蔑給聚而焚者以数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  
蘇流亡于是邑人相與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廡初  
營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枕木焉物色其  
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塵間飲酒噉肉人莫見其異一  
夕見夢于邑令云天台化士告辭翌日院僧以告蓋  
因以坐逝今真身存焉其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  
輩而轉輪藏施利之入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葦門序  
略備而簡陋褊迫不類藂林邑之人恨焉鄉老邑大  
夫訪求名德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僧佛智大

師道容：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過而問焉宮指謂余于此累石崇廣若干尺為大殿于此鑿山廓左序若干尺為齋庖之宇于此培土寔澗壑若干尺廓右序為棲僧之堂為複舍為看經寮浴室仰而指曰山之椒為浮圖其下為臨眺之亭又其下為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費出之數凡何且安取之宮笑而言曰佛氏子以精進廣大為心耐苦忍辱為行其徒謂之海衆其求募于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成不成則有數存于工程

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於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之為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既成殿址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閱歲又過之則飛甍刻桷高出木杪而殿宇之邃像設之嚴無遺舉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其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之意未艾也嗚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迫若無心焉寧有恃而然者哉於是知自昔所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智之難而優游暇豫無遑遽

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不乏而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嗇與人也苟有是雖鉅細不同其必有所立是院之設固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屬為記樂為之書後始於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於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興後之歲訪安吉縣故賜額請於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代任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叅裁典禮而國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

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于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圯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于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廢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祖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降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槩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禮儀物

點其於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滄堂遵故事也  
於是人々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  
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加朽鏤學者痛心焉太  
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祠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  
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雘而  
掌學閔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挾別故壁得所謂三  
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還舊  
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因  
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寔  
禪補教化苟不愧于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閔君之

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于  
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于鄉校為老諸生  
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宮見  
于國史與墓隧之文其奧學精識見于著書著書固  
多其藏于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祕不出蒐索徧次罔  
有逸遺俾鏤板以行于時則閔君力也閔嗜學若飢  
渴行已誨人以先哲為師不徇時好嘗曰吾先父學  
于先生敢有二事故于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  
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吳興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勢亢爽土木雄  
勝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井々他伽藍莫及蓋陳  
永定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危興後曰孝義至唐復  
為危興吳越錢氏易為天寧以其女為比丘尼遂為  
尼宮凡二百年 本朝崇寧一年始復為十方禪刹  
曰崇寧萬壽禪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  
賜今額恭為固陵薦靈社也舊有觀音大士像在寺  
西偏兩楹之間郡人張氏病痿三年一夕夢白衣女  
子告曰若臂不舉耶吾亦若此若能拯吾臂吾亦拯  
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翌日張

輿掖詣寺得大士像如夢所覩瞻仰感涕察大士右  
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拯之張病隨愈自是郡人歸心  
以疾痛苦厄求拯者日不下數十應感事跡不可疏  
舉而所處閣陋迤迫不副人意今導師居久與其徒  
慧智募衆出財謀建別殿奉安妙相而患棟榦之偉  
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異或告之曰近郊曰宝溪者  
有故侯第今去弗居盍往圖之慧智亟往則其家已  
先見夢告于其主欣然許焉於是即廊之前左建殿  
屋四楹前為複廊與旁兩廡深明壯麗具妙莊嚴蓋  
前任持經晝累歲而不克成者道俗歡喜踴躍讚歎

咸若有所依歸久以其事求記于余以侈其成余曰  
我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刹不現身光互涉有感  
必通於諸衆生悲心不捨是故身為三十三應同事  
攝化利益見聞且我之身與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  
居士俱在三十二應之內真源寔際視此大士為二  
為一為同為別以是思惟大士衆生体本圓成無二  
無別以無二無別故隨衆生心想所感周徧無遺則  
是大士非但無我亦無我所而子獨以像設區宇為  
所依歸則利益衆生為有擇歎久曰不然大士身相  
無邊固無我所而彼信士心想鄉慕則有所矣我觀

道俗至前攝衣俯漚炷香膜拜陳其疾痛苦厄種種  
希求之狀誠意所激汗泚顏間言出肺肝感通夢寐  
初若一体我是以崇其鄉慕之所為之莊嚴以益其  
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觀色明空入佛知見則知  
大士不起于座周徧十方在、處、無非道場而此  
道場實無所在利益衆生亦無受者如我所說為有  
擇歎為無擇歎如是問答亦無實義余曰是名實義  
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別子言似矣是用識之  
始於某年某月某甲子成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後若  
干日太簡居士劉某記并說偈言



我聞大士觀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從聞中入三昧 聞盡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眾生 三十二應為說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河沙土  
母陀羅臂如虛空 去何示此疾痛緣  
以衆生痛我亦痛 究觀起滅無處所  
偉哉寶殿嚴眸容 清淨絢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衆生心想殊  
要令觀想生實解 入佛知見如指掌  
在在處處皆道場 而此大士寶無在

一、衆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刹曰青蓮  
唐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為報恩禪院至 國  
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環水為院四無居鄰蓋棲心學  
道之境初若無路惟輕航短楫至焉粥魚齋鼓聞于  
傍近禺中而食則孤煙突起於雲水渺瀰之間望之  
鬱然余未及造也問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  
至崇大也而規制整、精麗明潔為可觀異時垣額

壁敗棟宇傾橈左右撐柱更閱歲久觀者悻心如將  
壓焉今院僧慈濟大師齊岳畫撤其故而一新之盛  
矣哉余固識岳是妙于醫者耶曰狀岳自少習盧華  
之術通金匱石室之書以是濟人亦以是養身余嘗  
賴之一日過余始詰其事岳曰吾受業是院既而遊  
方累年稍勸而歸視所謂受業之區幾為荒墟惕狀  
動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以所得貲財次  
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自吾之發是心也以疾扣  
門者加衆吾潛心以思則得之疾無重輕賦藥授  
方輒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吾之有是心者出力而

交助之市木于某鄉採石于某山有不受貲而願施  
者自紹興戊午距今十有九年而衆工釋用初營三  
門再歲而辨齋厨次之厨成而二時清衆合食堂上  
僧舍鍾樓觀音文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寶藏極  
一時金碧之工燦爛陸離奪人眸子吹螺擊鼓鏗鉤  
於廊廡之下施利日至齋厨之費賴此以給布磚累  
甃內外前後纖悉備具余怪而問之是何成之易耶  
岳曰吾志於成矣然成之者非我也意其有陰相焉  
何以云然吾之術不加於昔也而靈于人若此事既  
濟矣自今以往不自料吾之術復能靈於其身若此

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懷自利之私求得於人而偶  
得之以為我能彼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避之岳  
求記於余、年七十有九病且昏豈復能文既賞其  
勤且有感于其言而為之書余于世間之見固未能  
超出也又欲於此警夫後之人可哂也已紹興二十  
六年五月丁卯記

苕溪集卷第二十二

苕溪集卷第二十三

記戒諭附詔

建章宮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於渤海還以栢梁臺  
災受計甘泉宮方士言粵俗有大災復起屋必以大  
用勝伏之以此建章官之所為作也宮之制度張千門  
立萬戶張華能為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於史  
者臺則神明通天樓則井幹闕則銅鳳折風壁門池  
則泰液庭曰商中殿曰駘蕩曰馭娑曰枏詣闕之高  
踰二十丈臺與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為蓬萊方

文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  
陽而開闔觀東為折風西為商中則其名義或然餘  
可槩見宮室之盛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  
景之後侈心生於富饒鳩毒起於晏安內巡行天下  
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洋柯越雋大宛安息之  
役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營千門萬戶  
之宮以饗四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  
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權鹽稅酒  
筭及舟車民力殫屈盜賊仍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  
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

侈其宮闕壯麗之容而駭歎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  
蕭何營未央宮帝怪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旦亡令後世有以  
加也于時項氏雖滅黠將劇賊未盡誅鋤乃欲於此  
就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  
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為之怨有歸矣自  
始皇起驪山阿房之後後世靡於見聞厥或告以  
屋采椽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為永久之  
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為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勞  
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

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後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侈而况以奢靡示之哉使其子孫也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處以千門萬戶之宮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於慮而淺於識故并論之以為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 擬詞科題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

功名始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面稱孤所與高祖清群盜賊項氏而成帝業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略非後世所能跋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嫌疑之勢既成諛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矣矧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禮聘嚴光異時功臣率不以任職至于封爵錫土不通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奉朝請而已

漢書卷之二十三  
三  
嫌疑諛間何從而生非但如此中興之將二十有八  
其數乃多于高祖創業之時後世無能識其意者以  
傳考之惟鄧禹寇恂當腹心之任略比蕭張耿弇賈  
復受瓜牙之託略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孝有識故  
委寄特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卓越積  
累之勤可以自負然後知光武多任將帥而分遣之  
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保全之寔  
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而薤薨隨之  
雖有高世驚人之略而終為叛逆求為列侯奉朝請  
以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

思念之不忘至形繪象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  
功名之難全而全之者為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  
以為後世之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  
武未易致也謹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亦為民  
之父母顧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  
理則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賕賊害善良達于聽  
聞者甚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  
民至矣爾部使者宜知之曾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

而悉陳之豈狃習故常安於苟簡弗加之意耶抑收  
長者之稱買游士之譽為詭竊進取訐也昔岑熙為  
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蟲賊  
岑君遏之夫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  
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蟲賊尔部使者又弗稍禁  
將誰使伐之且遏之欵其自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  
以上聞朕所不貸亦將以是為尔殿最有不然者厥  
罪惟均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其念之哉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

之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不可逮及之事考其旨  
不過占日星霜雪之候欽授民時以作事厚生凡農  
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知聖人之化與所以  
立國者莫大於敦本周官六遂之所教皆以稼穡種  
藝為先而不耕不蠶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惰當  
是時家給人足而頌聲興朕甚慕之奧自臨御以來  
屢下敦本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為近民願必  
能體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  
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篚有餘帛樂其業而懷其生  
于茲久矣而效未之見其無乃急其所緩、其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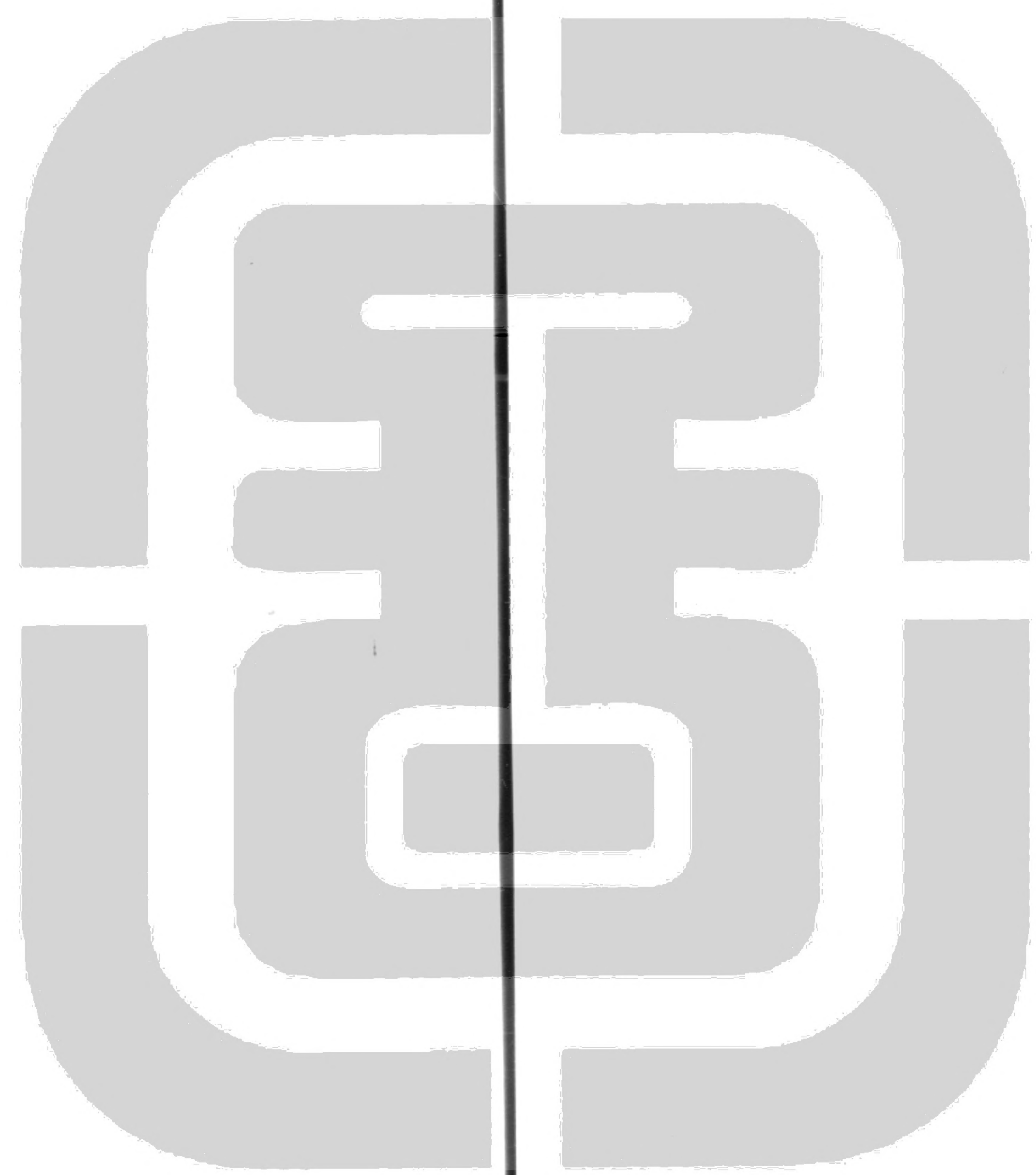
忽遠略而求近功竊虛譽而規進取弗克以民為意  
邪其自今勉之尔誠有愛民之心則凡見於施行者  
皆勸課之實不然則委詔令掛墻屋為虛文而已也  
昔齊威王親政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足  
子不事吾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  
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而齊  
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為威王之事哉願  
告戒不得不預亦惟爾識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虚心聽覽  
側席異聞庶幾魁壘絕特超群邁往之士為時而出  
圖回事功勳相我國家以輯寧爾多方于茲既久未  
有聞焉豈朕之誠意有所未盡耶將猶介媚忌之徒  
無憂國之風者或抑厭而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  
訪山林不求聞達文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  
禮招聘期于必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  
上賞爾其体事君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  
臣之間有愧古人則予汝嘉



茗溪集卷第二十三



道